

最後幾天快？得獎！
法租界界棧大馬路
九綸綢莊
電話二二二一〇

交通銀行
總行設上海
分行遍設各埠
儲蓄部
信託部
倉庫部

哈爾濱
陽治
亞維
總行設上海
分行遍設各埠

天津中國國貨銀行
總行設天津
分行遍設各埠
儲蓄部
信託部
倉庫部

孫麟孟
律師事務所
總行設天津
分行遍設各埠

何師律師
事務所
總行設天津
分行遍設各埠

大倫
律師事務所
總行設天津
分行遍設各埠

招請繙譯
本行因業務需要
現招請繙譯數名
待遇優厚

仙宮謹啟
本宮因業務需要
現招請繙譯數名
待遇優厚

金城銀行
總行設上海
分行遍設各埠
儲蓄部
信託部
倉庫部



本莊門市贈送彩券現大洋
貳千元行將滿期准於國曆
一月廿二日上午十時
在明星戲院搖彩
九綸綢莊
謹請各界惠臨參觀對號取
獎得主芳名逐日登報通知
電話二二二一〇

故都新語

葉長君在上海創立長城唱片公司，偕梅花館主及德國工程師來平收音，一時北平名伶，被約灌音者殆遍，長夏與梨園行向有交誼，故凡所提議，無不樂從，此次所收之片，以楊梅合演之別姬金剛，及四大名旦合唱之五虎洞，為別開生面，他如楊梅合演之別姬金剛，及四大名旦合唱之五虎洞，為別開生面，他如楊梅合演之別姬金剛，及四大名旦合唱之五虎洞，為別開生面...

蘇少卿與何一雁書

雁兄，化南兄來說，兄近況，故今有此書，新年已過，故今有此書，新年已過，故今有此書，新年已過，故今有此書...

道聽塗說

道聽塗說，本報特設此欄，以資消遣，凡有奇聞軼事，或社會新聞，均可投稿，本報定當從優採錄...

我是失戀了
我曾在影院待過，與影星同性之同事，曾發生過戀愛，我曾對她說過，我愛你，她也曾對我說過，我愛你，但後來，我們卻分手了...

大學爭風記
津埠某大學，學生四百餘人，皆莘莘學子，校規甚嚴，固執守北平府之牛耳，固執守北平府之牛耳...

名票胡韻秋君戲裝造像
胡韻秋君，名票也，其戲裝造像，極為精美，茲將其造像，刊載於此，以供參考...

世態炎涼
世態炎涼，人情冷暖，此乃人生之常態，凡我輩中人，不可不察，不可不察...

中法儲蓄會
特獎：一萬元
頭獎：一萬元
二獎：一萬元
三獎：一萬元
四獎：一萬元
五獎：一萬元
六獎：一萬元
七獎：一萬元
八獎：一萬元
九獎：一萬元
十獎：一萬元

白板開槓
女子私處，俗謂之白，俗謂之白，俗謂之白，俗謂之白，俗謂之白，俗謂之白，俗謂之白，俗謂之白，俗謂之白，俗謂之白...

代郵
本報代為寄信，收費低廉，手續簡便，凡有信件，均可寄交本報，本報定當從速轉寄...

大賤賣
本報為擴大宣傳，特舉行大賤賣，凡有報紙，均可寄交本報，本報定當從速轉寄...

年節
本報為慶祝年節，特舉行大賤賣，凡有報紙，均可寄交本報，本報定當從速轉寄...

國產綢緞
本報為推廣國產綢緞，特舉行大賤賣，凡有綢緞，均可寄交本報，本報定當從速轉寄...

鳴謝
本報為鳴謝各界支持，特舉行大賤賣，凡有報紙，均可寄交本報，本報定當從速轉寄...

本報訂合報本
本報為擴大宣傳，特舉行大賤賣，凡有報紙，均可寄交本報，本報定當從速轉寄...

浙江興業銀行
總行設上海
分行遍設各埠
儲蓄部
信託部
倉庫部

大陸銀行
總行設上海
分行遍設各埠
儲蓄部
信託部
倉庫部

永興隆
總行設上海
分行遍設各埠
儲蓄部
信託部
倉庫部

延清內王松齡
主治各種疑難雜症
地址：天津法租界

老九章
主治各種疑難雜症
地址：天津法租界

大賤賣
本報為擴大宣傳，特舉行大賤賣，凡有報紙，均可寄交本報，本報定當從速轉寄...

倡門
小 說
與中人

阿海著

第十回

非將軍計難奪
老學究治游冥桃李

(六六)

高跟皮鞋被碾在亂石上，幾乎掉了底，粉面上也受了點傷，幾處血痕，掙扎到了此處，已是力竭聲嘶，精神萎靡不堪，魂靈早已飛出半天雲外，似曾一驚，伏在泥堆邊，慢慢蘇醒過來，睜眼一觀，只見當面是剛由土工們掘好的，個大深坑，坑內却放着兩具嚇得入死的棺材，是用很薄的木板釘成的，有一具已經加上了蓋，有一具却敞開着，是個空空的，地見了這個要命的物件，不由更加明白她眼下的地位是最危險，過了，本當再要死中求活，繼續喊救命，

無奈白手巾還在嘴邊堵着，又委實沒有半絲氣力，要呼喊也喊不出，只有兩隻眼珠骨碌碌的轉動着，對謝師長露出哀怨和乞憐的神色，謝師長且先不理她，將那塵土坑周圍觀察了一遍，又對那具釘好的棺材吐了幾滴唾沫，並和那般工人和隨從等交換了幾句，究竟說些什麼，謝師長似乎已萬事布置就緒，便心裏明瞭，候了片刻，謝師長似乎已萬事布置就緒，便到謝師長太身邊，親手替她解開堵嘴的手帕，又使勁想把她拖起來說話，無如渾身戰慄，四肢俱已發軟，任怎麼拖也是立不起，索興還賴在地上，似跪非跪的以頭碰地，哀求饒命，你積德放我一條生路罷，我這輩子不能報答你，來世變狗變豬都愿，了你的，謝師長見她扯扯拉拉，就將身子蹲了下來，向謝師長笑着道，遲了，我不該放你了，誰叫你那麼可惡，給烏龜亡八蛋與我，

社會
長 篇
湖海平生

主 編 求 幸

第一章 一個時代裏的小學生

做得太不像話，報紙也必肯出這筆錢收買，故此他爲着弄錢的目的，對於這二項作品，必須加緊精心去寫作，他文筆雖還勉強過得去，歷世却甚淺，就中尤以小說爲難得的好，結果是只有論說還比較的好，小說却不易受人歡迎，只偶爾做點聊齋式的短篇而已，但每月也居然可以賣上十來串錢，自覺比如下教讀先生的東修還豐富得多呢，他一面賣文，一面換了錢，就以十成之七八買書，并仍舊看書用功，力求精進，却想住在武術衙門裏，還居委會遇着一位自稱有聲名的實文老同，那人雖是，便是後來以廣陵潮說部著名的沁香閣主，這位閣主，怎麼也會跑到武術衙門裏的呢，原來這位太鎮台姓周，是會文正的同鄉，自也姓周，周家做過一步後，白髮蒼蒼，滿口呀呀呀呀呀在衙門中，好像是一字不識，絕不會與文人學子結緣，然而他有一位大少爺，受了庸厚之賜，居然讀了幾年書，并且又娶了一位才貌俱佳的少奶奶，這位少奶奶的芳名，叫謝梅女士，做的一手的好詩詞，那時漢口各報上常刊出她的作品，但并非由她直接投稿子寄與各報，却是由她的老師代爲發表的，

武俠
小 說
山東綠林豪俠傳

老 鷹 著

第六回 淫賊採花索命

天已到了夜十二點，街上行人已少，丁喜道，史師伯今宵下榻敝館，明日再請赴禮拜寺，沙秋波道，很對，老五，咱們告辭，明晨早來奉陪，史師伯道，一丁喜把沙秋波兩位送走了，回到樓上，叫酒保把史彪行李打開，取出個包裹，在羅漢床上擺開，請史家父子安睡，丁喜匆匆，吩咐廚計，好好伺候，出酒樓奔向禮拜寺報告溫掌教，溫掌教聽說史三爺父子已到，心中甚喜，還差老盟哥幾面，早來替我講幾句，丁喜在禮拜寺住了一夜，清早起來，叫趙成志趙狗子先帶呂芬找來，呂芬又帶來兩位盟弟，都是好勇鬥狠的年少，一個叫花柳潘潘，一個叫旋風脚米元和，先後來到寺裏，這時溫掌教已起來洗臉，正在更衣，丁喜進來稟報，現已到了八月初二日，離掌教的各路山主，不久必到，恩師在上，弟子和呂芬送了兩位盟弟，帶同照管，華英住處，擬設在青山居大棧，隨從馬匹人等，擬安置在酒樓隔壁滿家店，每日早午兩餐，統派青山居承辦，山主們都開上等酒席，隨從伙計們全開中桌四盤六碗，馬匹草料足用，這兩處來賓寓所，上上下下，派呂芬帶送米元和三位盟弟，弟子丁喜和沙秋波送還三人，招待賓客，溫掌教道，丁喜就這們辦吧，你到帳房先支三千兩銀子，存在青山居櫃上，預備開支，

社會
長篇

新舊友潮

陳慎言

第二回 淡月庭中自憐孤影瘦 夕陽塔下初試口脂香

只應道、我給一個朋友、拉到真光電影場看電影、益君道、是那朋友、可是桂雲嗎、王政道、不是的、是我同學李國材、益君道、我以爲你和桂雲一塊、王政道、不、益君又道、就是你和桂雲一塊看電影、和我也沒相干、我不過問一問、王政道、益君自己又解說一遍、暗自好笑、仰着頭望天上明月、說道、今天月亮真好、可惜時候太晚、不、和你到公園走走、倒是很好、說着、換着益君一同站着、望了一回月亮、低頭一看、兩人的影兒恰恰在一塊、王政道、剛才你說形單影隻、現在人影不是成雙了、益君道、我剛纔是說我姊姊死後、一個人、形影單涼、你如何會牽到什麼單影雙影呢、我不和你再談了、說着、含羞離開王政、走進自己屋內、王政無意中、說了一句錯話、見益君含羞走了進去、心上甚是後悔、忙道、密斯何、你別生氣、我說的月光下人影、並沒有和你取笑、益君不理他、走進房內、把房門砰了一聲關上、王政站在門外、不知如何是好、心想益君平日說話很是隨便、可以今天、只談淡說了一句、他竟生氣了、在窗外站了一會、回房內、解衣安歇、心上很是懊悔、剛才說的話、想剛纔談話的時候、益君對自己那種含羞帶怒的眼光、說說等我們這時候、她對我表示好意、我應該好好酬付才是、不應該和她取笑、

天風小說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一三三號)

社會
長篇

洛河血腥錄

(六)(四) 邊會著

連青向地頭點點頭、走了出去、心上十分得意、回到營裏、用過晚飯後、約莫七點鐘、帶一支手槍、藏在褲袋內、悄悄、出營門、前往王家村、走進村口、天色已黑、一看村內人家竹籬茅舍、映出幾星燈火、顯得暮氣沉沉、街上已少行人、只見許多村狗、橫臥直臥、差不多每一家門口、都有一頭狗、連青沿着土路、慢慢走過去、沿路上村狗、見他經過、都狂吠、一狗既吠、羣狗附和、嘩聲一片、驚動得村內人家開了門、向連青望一望、一看他穿了一身軍服、大家都不敢出頭詢問、仍把門關上、連青一路給羣狗包圍、好容易走到七姑門口、一看黃泥小屋的紙窗裏面、果然映出燈影、再看竹籬內的小小柴門、業已關上、連青剛向小門一推、籬笆裏面、一條黑狗在狂吠起來、七姑在屋裏聽見、走出來、喝住狗、開了小門、讓連青進去、低低問道、你如何這時候才來、連青道、我一路上差一點給狗咬死了、七姑道、你這人、還怕狗呀、說着、讓連青到屋內、連青未進去、先問道、你那位老太太呢、七姑道、她已經睡了、你儘管進去、連青走進去一看、見那老太太、在土炕東邊、用一牀被、蒙著頭睡著、那枝拐杖、就靠在炕面、連青看了、繞着頭頭道、她就睡在這裏、如何便當、七姑笑道、有什麼要緊、她睡在東邊、我們在西邊、

清代武俠

雙桿十三響橫關東

紅鬃子中之女盜黑衣

(十)

執鞭趨出、一陣蹄聲得得、驚鈴隨風蕩漾、飛往萬山叢樹中、星光淡淡、月色朦朧、室如邱壘、黑衣婦已化爲神龍、見圓不見尾、得勿赴雪天青女之招、耶、有頃、小童跳躍從外來、閉戶治餐、餐熟又給紀雲閣治臥具、請早休息、童子從容坐食、食畢洗器而睡、時近烏啼月落滿天霜矣、翌晨、童子起而送紀雲閣於大路、送至三叉路口、宜山主命、贈雲

閣以綠綾挽成之五角星、叮嚀再四、且囑之曰、先生路上如遇難事、示以五角星、莫輕視蓋小物、能使關外綠林雄退避三舍也、別矣別矣、紀先生前途珍重、語畢、童子已返身東去、其走如飛、山樹叢雜、頃刻不見、雲閣立道旁悵悵、朗風削削如刀、回想昨宵邂逅之黑衣婦、豪爽有丈夫風、一聲嬌叱、竟能使鐵羅漢低首聽命、甘受屠戮、雖惡人死由自取、亦足見娘子軍之勢力、不亞於太平天王妹洪宣嬌也、豈北方風俗强悍、程柯棠果有程桂英其人者乎、且此黑衣少婦、自稱爲魯省籍、